

去看一棵树

□常龙云

独坐书斋，神游八荒。忽念成都青龙湖湿地公园那棵拐枣树，不知长得咋样了。于是，动了前往一顾的念头，撇下杂务，出门蹬单车径去。

暮春四月，花褪残红，新绿丽景，清气沐人。道旁桃、李、梅、枇杷等，青果小如雀卵，坠满枝丫。鸟雀上蹿下跳其间，引颈欢歌，呼朋唤友。我心里说，果子成熟还早呢。

去冬，偕妻游园，我发现那棵拐枣树。乍见似曾相识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，也叫不出名来。湖畔草坪上，翻出一堆新土，树置身土中央，从别处移来不久。树高十多米，鹤立鸡群，形态并不雅观。

粗如小盆的黝黑树身，人高处分杈为二，各表一枝，一枝强盛一枝孱弱，枝疏桠少叶苍黄。园区陆续移来许多大树，银杏、香樟、杨柳、喜树、栎树等，挂营养液瓶，助其生长，斜支撑木，防风吹倒。唯独这棵树，既无营养液瓶也无撑木，生死任其自然。

我打量这棵树，极少见。脑海里搜索多时，终于想起来了：拐枣树。

儿时，我家房前屋后有很多果树，绿云绕宅，花果飘香。其中就有一棵拐枣树，长在地坝边，树不高，也不壮，在众多高大果树中，毫不起眼。春华秋实，所有果实圆溜溜，唯拐枣生得怪异，又叉拐拐似鸡爪，汁肉少，甜带酸，涩口，不招人喜欢。然而，有一类动物特别青睐它，不待成熟就偷吃精光，以至于无人吃到

成熟的拐枣。

这动物生有一张黑白鬼脸，一条粗长尾巴，我们称它树围子，学名花面狸。树围子是夜行客，白天隐伏岩穴、树洞，暮色降临后，锦衣夜行，四处活动觅食。我和树围子有过一次遭遇。那天傍晚，一只树围子惦记拐枣心切，出来得太早。它攀上拐枣树偷食，鬼脸从枝叶间露出来，吓得我尖声大叫。它被我吓得更慌，纵身下树，紧蹿疾逃，瞬间消失在夜幕里。

邻家房屋扩建，数棵果树被伐，包括那棵拐枣树。伐去的不仅是树，还有我的儿时记忆。再见拐枣树，已是三十多年后，岁月催老，人到中年。

那年冬天，我去大巴山采访一位巡线工。朔风猎猎，黄叶纷飞，山寒水瘦。山坡农家旁，我见到久违了的拐枣树，树叶脱尽，结满奇形怪状的果实。勾起我儿时的记忆，亲切感油然而生。我爬坡上树摘枣，品尝童年的味道。

忽听农家门吱嘎声响，走出一位灰衣花巾的农妇。糟糕，没跟主人打招呼，会挨骂的。挨骂就挨骂，准备赔礼道歉吧。果然，听到她高声说，现在味道不好，涩巴巴的，莫多摘，糟蹋了可惜。

我赶紧答应，心里怪她小气。她继续说，霜降后你再来摘，味道就好了，甜如蜜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错怪她了，也才知道，拐枣经霜才味甜。

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拐枣。

城南以南

□远山

搬到城南父母单位家属院的时候，我才7岁左右，对城南的印象是，小城的边缘，极度荒凉。破旧的街面上隐藏着好多像迷宫一样的阴暗小巷，有些巷子别有洞天，穿出去大多数是田野，也有少数是走不通的死胡同。

我和同学常在上下学的路上去探秘这些巷子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巷子里，调皮的小伙伴乘机揪了女同学的长辫子，女同学发出惊叫，引得大家如遇鬼魅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在一片混乱里往外逃窜。渔家巷最是清冷阴森，但却是我们每天进出的必经之路。

我家在三楼，书房设在阳台，举目望出去是一片田野，春天的时候开满油菜花，满目金黄，芬芳馥郁。春夏皆可见劳作的农人，风景如画。我常常在阳台一坐就是一天，尽兴阅读，偶尔发呆。

一次，我在发呆中发现了三楼侧对门的小珍，顶可爱的小姑娘，与我年岁一般大，剪着齐刘海，胖嘟嘟的脸颊在阳光里微微

透着粉红。我猜想她一定也是害怕那些巷子，所以才跟我一样不出去玩的吧！于是，我问她，嗨，你也不出门的吗？结果，她茫然地看着我，转身进屋了。

我当时想，她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我主动搭话，却吃了一个闭门羹。谁知，不一会儿，她拿了一张纸出来，上面写着：你好，我叫小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耳朵听不见。我为刚才的猜忌与抱怨感到愧疚，我也拿了张纸写上了我的名字。后来，我了解到，她是一个听力障碍者。我是她交到的第一个朋友。

我们慢慢长大，偶尔会约着下楼去玩。有一次，我和小珍手牵手走进渔家巷的时候，小珍隐隐察觉到我的恐惧与不安，因为我的手心有着细密的汗珠。她用手语跟我说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害怕路过这里？我点点头，她接着用手语告诉我，做人要勇敢，像她从小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四周安静得像一片死亡的海，但她仍旧很勇敢。我看着小珍微笑的脸，她坚定地拉过我的左

自从在公园里发现了拐枣树，我踏遍十多平方公里的园区，仅见到这一棵，不知从哪里移来的。拐枣树能适应异乡土壤气候存活吗？

单车疾行如风，老远我就望见那棵拐枣树。非常幸运，在这陌生环境里，它顽强地存活下来了，而且活得很好。披一身新绿，神清气旺，一扫冬天移来时的沮丧与颓废，硕体丰姿，也雅观多了。

我架好单车，来到拐枣树下。浓荫蔽日，清气爽人。仰头看到枝叶间，顶生或腋生无数伞状嫩柄，嫩柄举起簇簇蓓蕾，令人欣喜不已。

我打开手机，想多了解这奇树。拐枣，学名枳椇，别称万寿果、万子梨、蜜爪爪等。《本草纲目》《陆疏》《老老恒言》等诸多文献都有记载。果实可解酒、治风湿、降血压、治便秘、止渴消烦，民间还用其酿制拐枣酒，琼浆玉液，飘香至今。

天生尤物，益处难尽述，我咋就一次次错过了呢？

真是，儿时不识拐枣好，都被树围子偷吃了；如今识得蜜爪爪，休说霜鬓人老。想起树围子那张鬼脸，不知公园里有否？貌似树围子的松鼠，倒是多次遭遇，蹿枝越林，估计喜食拐枣。飞来翔往的鸟雀们，不消说，更喜欢这自然美食。一树拐枣，够大家争食吗？

想得心欢，歌而咏之：“公园有构，乐只君子，遐不黄耇，保艾尔后。”

内伤

□李鸿健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三转一响”是人们生活中的奢侈品。“三转一响”指的是手表、洗衣机、自行车和录音机。我家有“三转”之一的自行车，是父亲上下班的交通工具。

那时的我，正值青春年少，精力旺盛。时常随着崔健的摇滚乐吼上一曲《一无所有》，即兴来支霹雳舞，心情舒畅高唱一曲陕北民歌《信天游》。我总想着踏着前卫时尚的节奏去追梦，家中的自行车成为我贪图虚荣的道具。

父亲禁不住我再三央求，同意我在学习之余学骑自行车，并千叮万嘱我要注意安全。

我推着车子，欣喜若狂。首先，我在小城又缓又长的坡路上滑行，练车身平衡和对自行车龙头掌控的熟练程度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到小学校园的讲台边，练骑自行车的上下车方法。再过几天，我已经可以在校园的操场上骑车转圈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摔打，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
学会了骑车，不把车骑到学校去，让同学们瞧瞧，简直就是“锦衣夜行”。

小城街上有一现象，居民喜欢把晒垫（用竹子编成晾晒农作物的物具）摊在街上晒粮食，使本来就不宽的街道更为狭窄。

一天，我骑车上学为了避让行人，车轮碾压了晒垫的一角，被晒垫主人拦下，将车扣留。晒垫主人说晒垫那个角被自行车车轮碾烂了，要我赔两元钱。

天呐，当时的两元钱对学生来说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我走过去查看，并无碾压痕迹，哀求说，晒垫完好，放了我吧。我没钱，自行车推不回去要挨爹妈的打，但他置之不理。

这个时段，正是上晚自习高峰期，同学们陆续地从这里经过。了解情况后，大家纷纷停下脚步，围着晒垫主人理论。晒垫主人轻蔑地对同学们说，你们就是有理上了天，不拿两元钱赔偿，绝不放自行车。

在街对面理发的一个同学家长看下去，过来劝解道：“你的晒垫没被碾烂，他们还是学生，哪里有钱赔？教育一下就算了嘛。”晒垫主人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你咋晓得没碾烂呢？这晒垫起码受了伤，是内伤。收晒垫卷拢时它就会烂。晒垫受了内伤，就要赔钱！”

大家僵持着，见晒垫主人这么不讲道理，同学们也顾不上晚自习，没有人离开。

在教室里，上自习的只有班长一人，他很纳闷，大家怎么都不来上晚自习？班长出了学校，在街上找到了我们。班长见全班同学站在街边上，絮絮叨叨地与晒垫主人理论，他了解来龙去脉后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，递给晒垫主人说：“把自行车放了。”然后，转身对大家说：“赶快回教室上自习课。”

同学们一溜小跑奔向学校，我也推着自行车进入学校。那节晚自习，是我生平记忆最深刻的一节课。同学们的友爱、班长的耿直、我的虚荣，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回放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多年后，我考上了师范学校。从教三十多年，我摒弃嫌贫爱富的陋习，教育孩子们善良正直、不慕虚荣、踏实做人，人的一生中难免会被别人欺负伤害，但我们依然要善良如初。因为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社会，社会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回馈你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 huaxifukan@qq.com